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六

宋 羅泌 撰

前紀六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倉頡廟碑作蒼非是按蒼氏出于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晝作倉春秋時有倉葛字不從草名頡姓侯岡見地記龍顔春秋命歴序侈哆見内簡云四目靈光廟碑云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平六年立按春秋演

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帝佶戴干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翌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斷齒是謂剛强不及人臣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妄也有辨見發揮

上天作令爲百王憲

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詳攷二句乃冦謙所纂黑帝安和國主禁丈也

實有睿德生而能書

隨巢子云史皇產而能書亦見淮南修務訓

及受河圖綠字

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

虛山在上洛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刱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字孳也言滋毓藩多也與孳孖同故乳牛羊曰字牛字羊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之上以嚴父子之儀閨門之內以肅尊卑之序鄉里之間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畧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三代不變改故孔頡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

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造大篆則置古文于何地古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滋蔓而相生爾

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書則圖書出乃此怪或倉頡作書適與之會爾益一說也

無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孚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曰昌矣

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

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后世目之以告太平為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必于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豈謂太平不敢歸巳推德于天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有巳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窮今乃自述太平不遜于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者特帝王之顯名耳亦非勒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知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字此皆可得而知者世儒謂可廢者特不詳其本哉亂百有一

十載見渾天記盧陵縣化仁山境舊有胜祠有倉頡像羅列宰邑治學先公𠊱徙其像于學四目龍㒸古扁猶為倉都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王誤矣之陽武高陽鄉也有倉頡城陳留

風俗傳云縣有倉頡城及列仙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別仙臺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宜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翌人則其後世氏倉頡者為之爾

終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

皇覽云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剌祀之不絶九域志鳳翔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者記為倉頡造書之堂斯亦未然豈亦馮翌者為之鄉或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益五日始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橈作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歷出于上古特未可執

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東門氏

倉頡氏

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東門見姓苑等按漢

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卿士爲斯其胄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爲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因以爲氏然祀之後與魏侯奴氏渴侯氏古引氏㑨伏侯氏亦並爲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苦畢而後

淫辭詖說始蔓羨胥塊閭矣竒它之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税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于讀易卜姦誦詩扫冢亡所不至人皆鄙之而不知所鄙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莊子六緇人物表亦皆從本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是為皇栢三墳書云伏羲上相共工下相

皇栢安也其失源于班固應劭叙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為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出搏日之陽駕六龍春秋命歷叙云皇栢登出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栢皇也乃以木紀德命歷叙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干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皇栗陸之時斯至治矣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方志華夷圖謂之伏羲山輿地廣記皇栢山在開封陳留縣其後為栢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春秋時栢子之封有栢氏風俗通云栢栢皇氏後栢常為皇帝地官栢亮又為顓頊師栢昭為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

辭為諸侯而畊一作千一作子高通變經老子言自開闢以來二百變後世得道栢成子皐是矣逮周之世有栢冏為太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郎白侯儁吳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次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

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為之表昔者黄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螘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及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名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

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
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感因大虹少昊伯禹
咸繇流星與夫搖光貫月而腫顓湯若有同于劵鑰
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虵而遂感赤龍叔達
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
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弃既本跡瑞偰先湯修
嗣嬴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弃后稷周木德之祖偰司徒商水德之祖
女修嬴秦水德之祖嘤嘤草蟲趯趯阜螽鼉鳴泮隰鼈應淵中

馬氂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噏蝫蜄臨門彩味蔑媜在軍臯鼓噎嬰娩號母乳泏皰血動痼疾發蠶餌絲而商絃絶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狃齒鶴雚矢中彙彙使虎伸虵令豹止搏勞施虵守宮弭薑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説論唐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堯裔以火德承

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為紀有統亦當千年綿以八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哀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勃精于推步作大唐千歲歷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歷不應近承周隋短祚大旨謂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符歷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既匝土運復歸乎唐因魏晉至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是亦張說等之佞爾而正統之論煩結至于相承

失次共工嬴秦俱不得僭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叙釋云中黃真人者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于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焉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上之于下人半焉聖人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綏聖世聖人未嘗觀焉益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

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内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葢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籙者不得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莊子云昔庸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周所叙乃封禪之帝也居皇人山之西是為嶽鄗山地記謂之三皇山圖經同在孟之河陰縣一曰中央氏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央掌其中央者以中央為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即帝俈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葢又繆以央為英爾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

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饎鞠人之養也受之于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歴世而來開山命歴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廵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歴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他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守成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歫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

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茍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蓂莛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穹者武接于中𨓜矣孽臣艷后織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茍當平世講禮戒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

重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見遁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五風誤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禱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東隅高二丈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為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妄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為大庭而謂與包羲後大庭氏異而為二大庭益繆後有大氏大庭氏見姓纂風俗通英賢傳云古天子大塡為黃帝師大山稽為黃

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山稽世音為泰誤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窄聖人在上情欵通乎人
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
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歟歟然為聖人延禧而永
卜及有失道則先出灾患以憲示之不知自省又出
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極以隨之
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
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藏發

泄而人化神伏羲神農之世其民侗儚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黄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惛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盲禿狂傴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

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悕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
薄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
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
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饑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
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雊鼎之雉退風之鷁果
何與于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氷山崩地震蜚蝝
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
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于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

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横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膻致螘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于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于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灊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祅祥不勝善政是故譸變異而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

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茍不至于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為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為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涖域也見天之不見祅地之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

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囏人何傷而自絶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古以陸為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睦敎昏勤民愎諫自用于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醳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鄧析子後有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葢以章靈公之惡悼治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于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于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為討為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

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者君殺之辭得之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其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曾聘涖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上始書于策書殺大夫其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夫人而不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為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于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于殺而輒殺

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于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弒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皆由君弒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荀息葢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貶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稱其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為君殺明矣亦

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治之死孔

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

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

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

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

至有夫子懐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

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已之利而不顧民社

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于人乎哉昔者夫子之

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于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躬丁衰委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治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為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寵之足懷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曰君有過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治之忠縱未比干仵固不在宋子哀魯叔肸後于何貶且大夫生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為罪是所書之大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足登春秋爾顧以為非罪邪

晉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佐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于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為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于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為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厲然後為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

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没其身夫為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為侵官固可知也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為良史通鑑論東漢黨錮似此俱未善

贊曰

上天作今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

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别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布祆奚怪

路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七　　　宋　羅泌　撰

前紀七

禪通紀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蠪連氏一曰蠪蓄氏（蠪本作驪）又昆連者昏晦之謂也（昆蠪皆有昏意連蓄皆有積意）後有蠪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追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雜出傳記如猋氏莊子有猋氏之頌孔子窮于陳蔡晨起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也泰氏著于莊子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云上古之帝王無名之君李以為大庭氏注謂伏羲皆非成雄氏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强而世不擬麗子問曰太上聖成雄氏之道一奪與天地存久鶡冠子曰成睢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外紀作成鳩繆矣素皇氏内嵩氏之著于鶡冠子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蔽故能疇闔四海以為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内嵩氏之法成睢之所防以起等世不可奪者雖間存一

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又懼没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也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或云居軒轅之丘而以為名非也葢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為號且其丘在昆崙之下世以為黄帝之所避風雨者非所居

也權畸羨審通塞于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軒轅金長寸七分重十二銖文作𡵂者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義云古文軒轅字合為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是也有幣論見發揮

贊曰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化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由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黄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為即黄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黄帝其明著若是六韜栢皇氏㮚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别亦為二矣訊諸幣欵有黄帝金而又有軒轅金董氏别有兩種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黄帝氏莊子所載二古封禪之王王存義云軒轅字古文也封禪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黄帝

名軒轅更弗復孜于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號之也又以為即炎帝妄矣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怳如遺

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出也吸入也一之之謂尊二之之謂耦三之之謂化精氣以三成究羲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大庭惝怳如有所遺也故曰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之御氣

大易以之立數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胥史之義九洛泰定爰脫灑于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于衡阜虞帝登仙于蒼梧赫胥曜迹于潛山黃帝飛輪于鼎湖此也葬朝陽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故朝陽城內二里今章丘後有赫氏赫胥氏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疏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于辱求以為大未有不

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于所無而夸出于不足皆欲也位禄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禄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于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

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于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畢于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于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韭昇法也義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黄堯傳舜舜傳禹小顥顓頊高宗文王夔龍𥁕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

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騑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遥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速于人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

鄰哉雖然黄帝之所為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為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愎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為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没于祇宫明皇稽至德之禮則不得崩于神龍武帝茍非狠狽自悔易危為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于帝也固以為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于是悉罷方士候神

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躍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侔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為

號說文葛蓋也與鶡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古通用故曷旦作盍旦渴碣本從盍揭猲一從蓋鰪磕𧆬嗑一皆從葛世不知爾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湯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扲投足搖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萬獸之極韋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為育草木奮穀為奮五穀達為徹闋為曲塊柎瓦缶武喿從之是謂廣樂于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幣文有葛李洎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

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匃曰辭匃聲無義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曷字即為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

後有葛氏見風俗通然少昊後自有葛古文曷多作畾猶此

權氏

贊曰

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盩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謡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

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為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皺以為行曈怨以為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

也吾聞無懐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予嘗學論語
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
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嘆孔門弟子善述聖人
之志而楊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
出處之大致以仕為通者溺而不止以隱為髙者往
而不返然而特雜是章于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
為君人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
易君臣之間微矣哉于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

而可施則何有賢士大夫哉施者殺而肆之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施鹿施醢皆如牛羊左施秦施巢菡晉施邢侯叔魚于市山海經殺而施之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愎狠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詣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于其域有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等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

適齊適楚八士之著于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蓧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于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中南少室皆為捷徑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于原壤矣然則數之賊

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母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譏山甫姍文王誒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懐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為夷南北之紛更皆由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混淵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泆者也茍嚴矣何慢之足憂茍

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祼裎託言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耶死惡其汚于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于聖人也

路史卷七

路史卷八

宋　羅泌　撰

前紀八

禪通紀

尊盧氏

尊盧氏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䆲以夏商幣攷之知為尊盧幣也是為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遂人而降帝世者皆立貨幣以通有無史皇而下君人者咸與封禪

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之幣益以代別或疑此為黃帝幣者益以葛盧之山發而出金黃帝取以制幣以通百貨也然幣舉一字而合為山名不應如此之異

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揚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嵹臺之陽葬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尊盧氏冢存焉亦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一名覆車郭緣之云如覆車次有女媧谷一名玉山冢宇記女媧氏陵亦在此知茲地為三皇舊居後有尊氏尊盧氏鐏氏見纂要文世紀尊盧後為混沌昊英有巢朱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則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非也班氏益失其世而妄著之于後爾

自余季甫志學邃通三經且待且業未嘗終日三商

不屬意于是史也訪博士适異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盆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為毒于衡湘得雲陽之從于廣都得盤古之祀于馮翊得史皇之墓于藍田得尊盧之垛于衡山得祝融之廟于長安得陰康之冢于胏山得華胥之封于黄龍得女媧之碣于茶水得炎帝之陵于蛾眉得黄帝之欵于雝得帝鴻之坋于雲陽得少昊之墌于成陽得慶都之簡于大山得有虞之文于陳倉得娥肓之隸于商

於得女英之壟于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内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内有故冢方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别

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録水灾行湯冢者于漢隷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兹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于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于恩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霡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矣無没至

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茍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歴歴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歟良可嘆也

祝誦氏

祝誦氏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鐘容磬及漢書為容皆作頌有以也　一曰祝龢見金樓子　是為祝融氏祝斷也化而裁之之謂陸佃解月令祝等說云木發而榮之金辱而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寘之蓋融而熱之火也白虎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　未有耆谷無所造作師于廣壽以毓其德道書以為即老子說見餘論　刑罰

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和萬物咸若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之未賞民民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于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龢平而壽令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樂孝經五行鉤命決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丁謀祝融氏有祝續祝本多作屬見白虎通義及諸樂綿其義通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祝融亦號赤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

祝融氏號也祝融職也本非人名黎為祝融回為祝融皆職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墟會即鄶也其地後為鄭詩譜云溱水在鄶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處之為鄶國春秋有鄶城其地在溱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鄶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為之墟爽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

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祝融峯下有舜觀南有祝融冢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營丘九頭圖焉荆州記云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顒衡阿睹有黎𠋣墳之語然張盛二子皆以為黎則不然矣今其祠廟記咸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為祝融黎死吳回代之而黄帝時庸光亦為祝融何得指為黎哉且少昊四叔咸無葬處何獨于黎有墓此又漢儒臆說

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龢氏見姓苑等書白虎羣儒通義以祝融為三也

皇宋秉論三皇亦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帝嚳有所本豈得云帝告之臣哉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遷少昊而不録又經傳顓帝之後黎為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遂以羲農祝融為三皇至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為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梁碑以祝融為祝誦而介于羲農之間白虎之說也

贊曰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賞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為祝龢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

清

為治而至于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外入一蔽于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纂六鑿壞之于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

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藏之于無出之于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嘆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之于心作之于氣必有所寓者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懥感發于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于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于民循數以名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

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和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陽序次聲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陳蟳旁魄渢渢驛驛而庶物之露生天地之德

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浹于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膚之會鼔舞品彙陶冶姓族而不自知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龢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流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陞歌下筦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聲

之欲也而五聲以為之徇宮肩信而存意徵肩禮而
存神觮肩仁而存魂商肩義而存魄羽肩智而存志
宮弘以舒徵貶以疾觮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
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觮變觮生宮
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
正黄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黄鐘
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源也在律為聲在歷為氣
以故律歷同起冬至聲生于三始而歷原于三統以

故黄鐘之律本于三寸三呂之為三十有六三律之為四十有二而黄鐘之本立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律凖乾呂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于復六隂乘位而始于姤隂成于坤陽成于乾乾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隂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于申該于亥是故亥為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荄皆自始矣乾為大赤坤為大黒赤入黒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孩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

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媲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由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奏黃鐘歌大吕奏大簇歌應鐘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灰度晷景候鐘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𪏮之重者溓之畸者我之謪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宫

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搋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名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宫秋律而百卉凋冬宫夏律而雷發聲宫動龢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雹夏苓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聲生于日律生于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聲名氣以律定歴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地之龢命乖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焉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同

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宮武王徯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充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民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詣雲咸弗得弗龢淵韶弗得弗備濩武弗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以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達道之塞是以陽不究而陰不容剛氣

不怒柔氣不慑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竅之窒㞕胃之伏關鬲之擬渾涵氷結之處隨其元而充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于鳥獸之聲猶悉關于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若方諸之水圓燧之火縁類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豈復歙斂衍鬱振窕竭怒之患哉祝誦氏之屬續

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龢伏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犂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為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龢而已故清龣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

巢産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為彌文煩飾而已籔邏鏜鎝進俯退俯欲其名龢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為齊謳而希楚和吳歈而幾越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流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聲慆心闉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為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聲入于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

之音出于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傷化惟不能當于天心是以祅沴灾眚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為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内盆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畀志惟焦殺求其所謂一唱而三嘆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狃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于堂上迎神帶遏曲宫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閒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

聲有餘于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黄鐘大呂之聲商餘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

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為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戛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八風十二律未必不與人齊而其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逺矣于是始疑先王之事為是夸言蓋不知理之宜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懐之慶有和平之聲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以知隋之不久宮出不反

王令言所以卜煬之無迴宫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

憲識明皇之播宫不名商餘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

之廢王仁裕耳黄鐘有爭鬬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

慶賜之行發于其聲害于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

龍舟五更之聲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

君不可留除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没打沙鑼

振銅鈸之伎進而屈茨卭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

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絶發于蒯芴應于遐

逖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哀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

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天地之間温乎其和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異取夷則之羽不興嘉慶之門黄鐘之宫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聲必有大功斯可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禦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

哉魯莊公國小鐘大而曹劌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鐘而鮑叔且以為過況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雍而病卜之祟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皦師曠以為黄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瞑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瀑總至發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旱夫清皦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祟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衰也邦君諸侯

一越用之則魄奪氣虩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于懼懼故崇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癃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饑主不殮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稸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聲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觩之具爾彼杜詵之所言張文收之所

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龢有不在乎聲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于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氣不已勩乎夫絲固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甤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于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鐘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黄鐘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鐘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凖

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千之銅三如千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鐘聲不同也而況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為正祇以惑也以至崇寧之初魏漢津制指尺于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

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内無真葭而上黨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黄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隨廣叔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尚衆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使者必也以仁為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

為理使天下無不宜殘虐暴横不見乎其上憂愁忿
鬰不作乎其下黄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商無
或失所然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修五府龢三事以
為之理合生氣之龢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端
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洩幽昏而無聲以
為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内以正其志外以達其
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汚淫辟之氣無自而接
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窮本而知變

故攷之于文則文足論而不諰發之于均則均足樂而不流聽斯喜喜斯暢暢斯達達斯反莫不鮮然寤犂然契舍其故而趣于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鼎移梁樂以邪御春畊秋穫休以聆缶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鐘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為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

升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贄在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于齊八佾舞于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聲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而聞之是蓋不狥其情不喪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禮也雝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為辟公天子穆穆奚為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

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牲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于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豢豕為醴非以賈禍也而獄訟以繁化蠶為袷非以為奪也而鉗鈦盈衆是故鐘鼓誠設籩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蹻脚弄目筋斗裸逐

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生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

極和中和之本率于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于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此身以求禮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成化不時為無樂也男女無辨為無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顔子為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于禮則成于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

實而人因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為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禮恃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悖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流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于禮樂則云不敢是敢于法殺人而不敢于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絶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

此漢之禮樂之所以為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鬱

可不懼乎

路史卷八

路史卷九

宋 羅泌 撰

前紀九

禪通紀

昊英氏

昊英氏或曰子英見三墳策皇辟云為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歷者安也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

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見商子後有昊氏風俗通云昊英氏後有昊氏而氏譜昊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郲後而來纖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巫臣後別于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于後世兵火饑蕩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層出不可不攷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

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内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蠝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于是反綦梩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于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葢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户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湍也況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皆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竅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蘧篨以斂餘壤為坋㕦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錮三泉上洑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

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修士修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踆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啟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墨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惡足以為儉中古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璵歛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寳也在乎内不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狗外而反畀之也且怵戒塗髹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士階三尺者由余窮邦之陋風華户不扉葢茨不剪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宫垂

衣襞幅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繪日月于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聞鑾和動有環佩步趨中于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髹而怵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

以養安載阜芷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鑾以養耳三公奉軶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于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鬃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汚世之人不通于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産罄地之毛而為圉隷監門之奉亦難乎為下矣不惟以陋

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洎君子不為而況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擀䒷秸以為薦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

風生燥顛傷燥夭于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塓塗茨翳以違其高畁之患而違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昊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説有巢氏為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皇氏龜龍効圖書畁于是文成而天下治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説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畫記云聖人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迹暎乎瑶鈐事傳乎金冊及苞羲發于滎河而典

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告王者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見汲冢書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于一方者蓋其後世居于彌及盤領彌屬盆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樸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居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性不變也人何惟不然哉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逭之父適聞之

洗耳于頻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朝見之也縣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頻水犢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頻昌有巢父臺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里臨頻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逸士傳巢父聞堯禪繇繇不受逃之以為汙也乃洗耳池濵樊豎方飲其牛乃驅去之耻牛飲其洗耳之下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豎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也葢因琹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湍于千金一命之士不登于三命繇庶而止有

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于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輆軩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于祭祭祀之禮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

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末灌鬯之時誠敬内充齊莊之容顒顒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九二闚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无咎五雖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伺我故亦君子斯可无咎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

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遯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遯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于微而防患于未朕也瓜𤓰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于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

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于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虵或潛于窪兹孽之牙𧰼不可與長也易中姤初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名之

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為也君子之道始于復而成于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反而逆復泰而不復則薦之大壯乃决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决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于姤而成于否上二卦見下經自是而退則

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賔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于上經次以四陰之觀乃次以五陰之剥而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接六陰之坤與堯歴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正則進而至于剥矣剥極而無繼則君

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黄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剝上爻辭夫小人之為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内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況斯弘不灾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于姤初

庸主猶忘于剝廬方萌于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灾矣泰卑乎聖人之于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特沿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隙之可沿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風羣陰閟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呂覽等明言命士達今從之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朱或作株劉昭云陳留株邑朱襄氏之地也歷代作秋今宋之下邑縣古史攷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寰宇記柘城為朱襄氏之邑柘故城在下邑南七十後有朱襄氏郘氏姓解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

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别于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

陰陽弁毘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此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歟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噴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閟人既鬱于内腠理墆著而多重膇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閼處于頭則為腫為風處于耳則為堝為聾處目則為蔑為盲處鼻則為鼽

為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蹷為痿然亦係于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疵癘不行衰亂之時機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褓襁盲禿傴尪萬怪皆生之謂也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見呂氏春秋孟頻帝王統錄云陰康之王次于葛天有襄陵之變而始制舞亦見教坊記云次葛天非也治于華原葬浮肺山之陰驪山也亦見長安冢志今存焉後有陰氏風俗通

霒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霒相如遊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轉誤外紀云筋骨瑟闕而不達堯作為舞以宣導之蓋因呂覽誤本之失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愉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于色堅白不刑于心而漸毒不萌于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闓風雨節而寒暑時于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隧仂石昭示而天下盆趣于文矣（見管子大戴禮史記）後有懷氏

無懷氏（姓纂）

贊曰

惟彼無懐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䖏犬相聞黿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懐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

之論述六藝傳也畧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葢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于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者大抵無所事此則其禮不講封禪之禮惟起國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宜問之所不及大戴之說偶不在乎禮記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之序籩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截然曰不知者不可說也一纔及禘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可逃于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知之矣張九成以為欲人之自得之非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樂鬼神其致一也豈有知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于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以素惟貴父

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豈惟聖人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犯上天下可運于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衆非其說

子張問十世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何獨于禘而不知哉直不欲觀之爾

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禮祀大廟誣其先矣此不可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別尊卑分昭穆而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嘆說者顧以為嘆魯謚以其答言偃者知之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何為哉而陽虎且復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不足質也不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文者夏時之類獻謂老成之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聖人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攷之三王而不繆于禮何疑而不足質者質證也無證人不信不信人不從杞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僭差而不足觀攷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此事可知矣按禮運亦言杞宋而中庸惟言杞不足質至學商禮則有宋存者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知益觀道則皆不足學禮則僅或存者非荀言之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益有

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啇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啇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葢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褱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此封禪之事也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之必𠞊業興繼之君可也又須攷瑞崇德然後可以盛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德有其應而無其時皆所不行太史公之論未悉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爲盛矣柴燎今世之爇香也至岱宗柴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望秩之禮所不廢也堯十二年一巡亦然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于泰山子曰惡乎曾是泰山

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于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大夫猶士庶人不得祭宅人之祖于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旅焉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氏僭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復語惟嘆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于神葢禮之本者已不足與言矣

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曰類皆人臣見君之禮類于上帝旅于泰山曰類曰旅皆以臣見君之禮見天莫大之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

以大旅旅周大宗伯典瑞職金皆言旅上帝掌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眡瞭筮師言大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龜人言旅則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兩圭有邸而已禮書例以為大故之祭則非也魯既非禮陪臣復僭之如禮何

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秦穆公九襄王元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

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表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有興會稽可禪是四岳皆可禪也洛陽天地之合嵩高天地之中然則今處天地之中告于嵩高可也不必泰山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刜令支破屠河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泲東馬句車越大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脹不庾至卲陵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

一康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
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
茅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翊之
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致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
鴟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莠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
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
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為其有
顛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

之故曰敬仲加于人一等矣封禪天子之事也王嬰古今通論云泰山上為天門地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益不欲明言而託辭爾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之時則以省方觀民設教至復之世則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益在復猶有難復而省方則或剥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為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

從行爲命誠以希潤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
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
武能茅茨不翦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于
讀武窮邊立謗木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
巔躋之𢿘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爲
君然後備苴楷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
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
非也

路史卷九